

# 抗战时期张恨水“以笔为枪”

抗战时期，著名作家张恨水以笔为武器，写出了不少抗御外侮、激励民族奋起的作品，表现了一个爱国文化人的高洁操守。

## 坚守南京办报

1937年8月15日，日本飞机空袭国民政府首都南京，古城遭到破坏，百姓极度恐慌。不少人在酷暑中纷纷逃难。

张恨水与好友张友鸾所办的《南京人报》，因时局动荡，发行量骤减。张恨水和张友鸾不惜经济损失，坚持将报办下去。

当时张恨水已搬到南京郊外的上清河。他每天下午顶着酷暑烈日，匆匆步行十几里地赶到报社，然后就伏在办公桌上，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旭日东升，才疲惫地往城外赶。到了家里，倒头便睡。有时在半路上会碰上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，听到空袭警报响起，他不得不趴在田埂上或伏在树下。空袭之后，他即奔向报馆，马上撰写夜里就要印刷的重要社论和时评。

最让张恨水着急的是，他每天都得设法筹措当日报社的各种开支。因为是战时，银行限制提款数额，他每日只能取款几十元，显然难以支撑报社的正常运转，他常常四处向朋友借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1937年，张恨水的《鼓角声中》和《中原豪侠传》两部小说都发表在《南京人报》上。前者意在提醒国人，勿忘国难当头、日寇侵华的威胁；后者则有加强民众的民族意识、不忘前贤保卫国家的寓意。

《南京人报》经过张恨水、张友鸾及

同人的努力，一炮而红。在只有百万人的南京，《南京人报》每天发行一万五千多份，这即便在全国也是破纪录的。

那时张恨水四十来岁，身材高大，胖墩墩的，为人和蔼可亲。其嗓门大，未见其人，已闻其声，因在北京多年，操一口京腔微调。每次撩起长蓝布衫，拿着折扇上得楼来，总是高喊：“今天真热。”报社同仁回忆，他一来编辑部，首先翻阅当日各家报纸，拆阅稿件和私人信件，然后与同仁谈谈情况。等他坐下来，会全神贯注，笔走龙蛇，不久，漂亮的社论或时评就写出来。他为人豪爽洒脱，高调门谈笑风生，兴头上会用京腔唱起京戏。由于他的坚守，直到南京沦陷前四天，《南京人报》才不得不停办。

## 与土肥原贤二暗中较量

1914年，20岁的张恨水在汉口就靠给小报写补白为生，从南唐后主词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……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句中，悟出人生苦短、光阴可贵的意味，遂以“恨水”作笔名。他那张心远的本名，反倒湮没了。此后，他又辗转各报馆，以一支笔写出文字无数，引得声名大噪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张恨水的爱国主义热情被激发出来。他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，写出了以抗御外侮、激励民族奋起为主旨的《弯弓集》。这是短篇小说、剧本、诗词、散文的合集。以“弯弓”名之，有弯弓射日之意。

1935年，人称“土匪原”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，命人带着张恨水

写的《春明外史》和《金粉世家》两部长篇小说，找到张恨水，拿出有“赐予题签，藉留纪念，以慰景仰大家之忱”的信函。这是作为张恨水小说迷的土肥原贤二的亲笔信，足见其对张恨水的推崇。

张恨水读完信函，留下了土肥原贤二送来的两本书，回身从书架上取来一本《啼笑因缘续》，坐在桌前，在书的扉页上写道：土肥原先生嘱赠，作者时旅燕京。

来者乃一文化人，见张恨水写“嘱赠”，意为自己并非情愿赠书给土肥原，是他自己向作者索要；而落款不属名字，也表明不愿与之为友，甚至连搭理的份儿都没有。来者大骇，面色苍白，连连劝说张恨水不要开罪土肥原，不然后果难以设想。张恨水不屑一笑道：

土肥原有来恩我题签之雅量，即有任我题何签，赠何书之雅量。否则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，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。

来者将题签的《啼笑因缘续》交给土肥原。“中国通”土肥原见书扉页上的题签，心里已有所不快，待读后，知此书实乃宣传抗日之作，更是极为恼怒。那时中日尚未全面开战，土肥原还不是现出狰狞面目的时候，于是表现出惊人的“大度宽容”，向张恨水致谢，并夸赞其书：“描写生动如画，真神笔也！”

作为书生，张恨水并不只是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春夏与秋冬”，卖文为生的同时，他还积极参与关乎民族命运的大事。一次，他参加了北平老百姓的抗日集会，被闻讯赶来的反动军警抓上囚车。这时，在政府当差的同乡侯少福见后，跳上囚车，将张恨水拽下，不由分说打了他两记耳光，斥道：“你这个迂夫子，瞎凑什么热闹，滚回家去！”侯少福机智出手相助，张恨水免了牢狱之苦。

## 把“不是国民党员”视为优点

因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日，他早已上了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的黑名单。日方曾向张学良提出抗议。张学良虽为张恨水的书迷，也是朋友，但还是保护不了这位爱国书生。张恨水被迫离开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，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辗转来到重庆，在重庆任《新民报》记者兼编辑。该报积极宣传抗战，

同情共产党，故与中共办的《新华日报》有较好的关系。张恨水本人也乐于给《新华日报》写稿。陈立夫发现后，十分恼火，找来国民党宣传部的负责人，痛斥道：“像张恨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，怎么也被《新华日报》拉去了？”

1939年年底，重庆《新民报》的副刊《最后关头》，连载张恨水的长篇小说《八十一梦》。张恨水在小说里将讽刺的锋芒直指飞扬跋扈的国民党豪门权贵，深受读者的欢迎，却也让一些人浑身不自在。

一日，报社来一陌生人，自称受张治中将军之命，特来请“张恨水先生”。到了张府，张治中热情道：“恨水兄，有位朋友一向敬重你，希望你把《八十一梦》的版权给他，稿费他可以多出几倍，如果合作成功，他能在政府给你挂个相当于部长的职位，拿千薪，你还写你的小说。”张恨水心里早已有数，却装作不解道：“我的《八十一梦》尚未完稿，半部残稿行吗？”张治中笑得另有深意：“人家要的就是你那还没有做完的梦。”张恨水无语的同时，也很感谢张治中，他是以这种“非常”方式，传递他那位“朋友”要加害自己的信号。张恨水别无选择，只能停载《八十一梦》。

与《八十一梦》差不多同时完成的长篇小说，还有《水浒新传》。此小说系张恨水应上海《新闻报》之约而写成的。在《新闻报》连载时，上海已成为“孤岛”。小说写梁山英雄接受朝廷招安之后，在金兵大举入侵宋时，随张叔夜奋起抗金的故事。小说发表后，“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此书都非常的不满，但说的是宋代故事，他们也无可奈何”。

一次，张恨水在重庆海棠溪汽车站，与国民党中央政治教官罗敦伟相遇，罗敦伟说：“恨老，你的小说《水浒新传》写得好啊，为人也好，总之一切都不错，我只是感到你有一个缺陷……”张恨水说：“愿闻其详。”罗敦伟接着说：“你不是国民党员。”张恨水大笑曰：“我这个人全身都是缺点，别人至今还骂我是鸳鸯蝴蝶派。可是我有一个优点，不是国民党员。”罗敦伟闻之，沉默无语。

据《民国清流：大师们的抗战时代》汪兆骞/著

## 宋太祖赵匡胤是武林高手

根据宋代的一部笔记《铁围山丛谈》的记载：宋徽宗曾把皇宫中珍藏的一对玉拳头和一条纯铁打造的铁杆棒，拿出来让亲信大臣们瞻仰。玉拳头是宋太祖赵匡胤双拳的模型，铁棒是他亲手使用的铁杆棒。据说，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一百多年，但铁棒上赵匡胤的指头印记依然十分清晰。这部书的作者是宋徽宗时宰相蔡京的儿子蔡絛，他经常出入皇宫，其记载有一定的可信性。

赵匡胤的拳法，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名作《纪效新书》就称其为“太祖长拳”，书中的《拳经捷要篇》一节介绍了“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”，并附有各势的拳诀和拳谱。如“探马势”就说：“探马传自太祖诸势可降可变。进攻退闪弱生强接短拳之至善。”

至于赵匡胤的棍法，人称“太祖

棍”“蟠龙棍”，或“腾蛇棍”，舞将起来“如金龙罩体，玉蟒缠身，迎着棒，似秋叶翻身；近者身，如落花坠地”。明代军事理论家何良臣所撰的《阵纪》中就评价道：古今棍法，以“赵太祖腾蛇棍为第一”。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，以擅长棍术著名，他的师傅赵本学就是宋太祖的嫡系后裔。俞大猷在所著的《剑经》当中，把自己棍术的渊源上溯至宋太祖赵匡胤。

赵匡胤生活的时代，擅长骑马射箭、战场厮杀的勇士可以说比比皆是，但像他这样既能冲锋陷阵，又精于拳术、棍术等江湖武术的，却是凤毛麟角。赵匡胤刚到邺都时，就被后周皇帝柴荣看中，选为贴身亲兵卫士，后来成为卫士长，无疑与此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。

据《大宋开国》范学辉/著

